

军容镜

■北乔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军容镜,也称军容风纪镜,到了武警部队,则叫作“警容镜”或“警容风纪镜”。军容镜一般立于连队营房的公共区域,诸如楼梯口、走廊等处。镜子大小不一,以立地式居多。兵们的营区生活,与军容镜有着密切的关系。

军容镜,顾名思义,是军人们整理军容的镜子。军容,指向的是部队或军人的外表、纪律、威仪等。兵们理解为军人的形象,再具体一些,就是穿衣戴帽和个人卫生。《内务条令》对军人的着装、个人卫生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和要求,许多方面甚至精确到厘米。即便是女孩,只要成为女兵,长发要被剪短,妆容也要被洗去。凡此种种要求,都基于军人这一特殊职业的需要,其中许多的规定还是基于鲜血换来的经验。当然,男兵的发型,也必须在条令规定的几种中选择,发长也有严格的规范。无论女兵还是男兵,到营区后的第一次理发,似乎都有一种仪式感和象征意义。营区对兵们的军容要求是全面而细致的,头发问题,仅仅是他们最先遭遇或印象最深的。因而,老兵会对新兵说,到部队嘛,一切从头开始。此言,当然是一语双关。

新兵对条令的理解和执行,有很多情况要依靠班长和老兵的目光、表情和语言。尚未读懂军营的新兵,站在军容镜前往往不会不自信。班长、老兵,就成了新兵最直接的军容镜,新兵们也会生出军容镜无处不在的感觉。

“新兵样”和“老兵相”的差别,在营区中往往一眼可见。也就是说,从一个兵的言行举止,可以辨别出兵的新老。当兵们立于军容镜前,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下连之后,新兵对条令大多烂熟于心,条令意识也在心底里生根发芽。再面对军容镜时,新兵已能进行自我对话,进行老兵所说的“军容自纠”。新兵照镜子,从帽徽到鞋带,这种自上而下的检查,往往比对着镜子挤脸上的小疙瘩还用心和细致。这时候的新兵,会用挑剔的目光浑身上下扫,两只手这儿拽一拽那儿理一理。

军容风纪检查,是连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遇有上面来工作组、部队参加大型活动等还要临时抽检。兵们走在营区里,还要提高警惕,严格的纠察往往是来去无踪,却又无处不在。日常生

活中,班长、干部的眼神也会时刻盯着你。一个兵如果军容不整,着装不符合要求,大致也就和作风稀拉、自身要求不严画上了等号。

这样的等号,没几个兵能扛得动。在检查前,新兵先是自行收拾好,然后让战友帮着挑毛病,再然后就是到军容镜前进一步自纠。所以,每到检查的哨音快响起时,军容镜前聚的兵最多,大多为新兵。军容镜前,还常有一对对的新兵面对面互相帮着拾掇拾掇。

新兵心里有根尺子,可还没到以心为镜的境界,只得经常到军容镜前照一照。老兵就不同了。老兵用身体感觉一下,顶多用手摸一摸,就知道哪儿与条令不符。有了这本事,老兵比起新兵来,和军容镜打交道的机会就少得多。兵们在外出前,往往会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在军容镜前照一照。不管兵们做这一动作的认真程度如何,他们最终要以最规范的军容走出营门。

当军容镜里所隐藏的条令和规章制度已经成为兵们的下意识时,军容镜的功能就不仅仅是为了自查自纠军容风纪,而是会映射出兵们特定的情感和私人生活。

那些想换换头型也换换心情的兵,会迫不及待地跑到军容镜前欣赏自己的新形象,咧着嘴笑。如果是两个“刚健型”凑在一块儿,军容镜就成了他们表演小品的舞台,就看他们乐啊闹吧,你笑我我笑你。有的理发员,专门选在军容镜前为兵们理发。一个新发型在诞生的过程中,常有不少兵围观。有了镜子,就有了互动的媒介。原本严肃无比的军容镜,被兵们感化出一幕幕温情,青春、快乐的笑脸在镜子内外流动。

新兵喜欢在军容镜前打量自己,练练敬礼的动作。不是为了训练,多是自己欣赏,自我陶醉。晋衔了,佩戴上新军衔,兵们会在第一时间站在军容镜前瞧瞧,依然是自我欣赏、陶醉。根据天气的变化,一年中兵们要换好几次装。刚换装那天,不少兵们到军容镜前亮相相仍是这种心理使然。

到了每年的退伍季,老兵们也开始在军容镜前停留,复杂的表情之下潜藏着同样复杂的心情。这时的老兵,目光散漫,让人无法捉摸他究竟想从镜子里看到什么。临近退伍命令宣布的那几天,总有老兵在军容镜前踟躇。一些不想让别人探悉自己心理的老兵,常以飘忽的姿勢从镜子前闪过。他们想照照军容镜,却又不愿让别人看到。倒是一些外向的老兵,大大方方地在军容镜前

呆立很长时间,别人注意到他的举动,他会故作轻松地说:“照一回少一回,没几天照的了。”语气里流露出对军营、军装的深深眷恋。

笔者曾多次在老兵退伍期间去连队采访,留意穿着摘下军衔标志的军装或者干脆便装的老兵在军容镜前的表现。几乎所有的老兵总要特意在军容镜前照一回,动作是随意的,表情是沉重的。当我问及他们这种时候照军容镜是什么样的感受,很多老兵都这样说:“照着玩呗,这镜子已不是给我用的了。”我明白他们话中的含义,失去了真正军人的着装,他们在军容镜前或许会突然变得不再自信。

老兵从军容镜前走过时,脚步慢了,目光向镜面闪烁。镜里的他,已不再是他熟悉的他。伴随这种陌生的感觉一起涌上心头的,还有淡淡的忧伤。

有一年冬季,一位第二天就要踏上返乡路的老兵和我谈起了军容镜。他看似漫不经心地聊着,“现在营区不像以前了,战士自己基本上都有小镜子,洗漱间里也有镜子,可军容镜还是最让我们心动的。其实,营区里的一草一木都让我心动。我当新兵时,听老兵说起营区的这样那样东西,说得神采飞扬,心里就想,老兵你就吹吧,东西就是东西,它不是人,没有生命,哪有你说的那么多故事和感情?看到一些写营区里东西的文章,要么把东西拟人化了,要么动不动就和军人的生活色彩和营区文化挂上钩,我也不完全认同,总觉得有故弄玄虚、无病呻吟的嫌疑。是的,从文学的角度,世上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有意味的,可进入生活,是另一回事。就说军容镜吧。我在新兵连时的班长就把军容镜说得特别玄乎,说军容镜就是条令的化身,有关军容风纪的内容全嵌在镜子里;说军容镜记下了一个兵当兵的历史,每一点成长都能从镜子里找到;说军人就是在军容镜前一天天长长起来的,军容镜见证新兵到老兵的全部生活状态。说实话,我当新兵时,对班长还是相当尊敬的,可他对军容镜的这类宏论,我始终不以为然。可是,这几年兵当到头,我才发现,我的新兵班长对军容镜的看法一点儿没错。”

我对这位平常爱写诗的老兵说,军容镜是面镜子,又不仅仅是一面镜子。那天我们俩坐在走廊里聊了很久。不远处的军容镜有一半沐浴在冬日午后的阳光里,折射出炫目的光芒……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红军街上(外一首)

■赵晓梦

从茶马古道到红军街
无论哪个名字
都是这条1500米长的狭长陡坡
都是青石板 在连接南来北往的脚掌
青瓦四合院的木板房
高低错落 在二郎山的山坡上
每一扇窗
都能看到峡谷里奔腾的赤水河
名字的更换
始于1935年的早春二月
也始于家家户户屋檐下
搭浮桥的木板 成百上千的门板
束缚住湍急的河水
让那些舍生忘死的人
保持冲锋的姿势
让倒春寒里的火把
燃烧出焕然一新的大地
如今枪声 已在悬崖峭壁间隐藏
汗渍和血迹
将青石踏磨得光滑凝重
蜿蜒的街道
在蓝色天空下挺直腰身
榕树下红军故事讲堂里
一声醒木响 调遣出每一个路人
比记忆更强劲的风
仿佛每块门板
还在托举着沉重的脚步

红军树下

每一棵树
都拥有令街道急迫的侧影

决胜2020

脱贫攻坚,时代画卷

2020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援疆医疗队来到了察布查尔县,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医疗帮扶。

察布查尔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西部,伊犁河谷盆地、伊犁河南岸。这里风景如画,有不少名胜古迹令人心驰神往,但医疗队的专家们一路上聊的都是到县医院后工作怎么开局,自己能干些什么,当地群众有多少困难医疗队可以最大限度地帮助解决等问题。队长葛承法去年刚执行完国庆阅兵任务,归队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心党委请战要求前往新疆执行扶贫任务。细心的他当然知道队员们的心思,在刚刚抵达县城的当天晚上,临时党支部就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强调纪律,进行分工,初步规划了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

解放军医疗队到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这个小县城。虽然这已经是医疗队帮扶察布查尔县的第十个年头,第17个批次了,但在当地老百姓心中,这仍是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不用乘车辗转去伊犁州或乌鲁木齐的大医院排队看病做手术,这对65岁的维吾尔族阿姨萨吾列提汗一家人来说,可是盼望很久了。

第二天一大早,萨吾列提汗就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了察布查尔县人民医院,专门找到骨科专家崔旭,想看看自己这个病还有没有得治。经过仔细问诊和查体,崔旭请萨吾列提汗站起来走一走,没想到她走了不到十米就痛苦地弯下腰,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子。结合片子以及临床表现,崔旭给出了明确的诊断,患者从腰三椎体开始,存在滑脱、椎间隙不稳、椎管狭窄、腰椎曲度消失等症状,只有尽快手术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可眼前的难题是医院从技术、设备、人员和器械上都不具备独立完成这类手术的条件。

怎么办?以往,这类复杂手术会被转往伊犁州或者更高级别的医院,也有很多类似的病人嫌麻烦、怕花钱干脆就保守治疗,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崔旭向葛承法建议,当地老百姓有席地而坐的习惯,像萨吾列提汗这样的病人还真不少,正因如此,这个手术才一定要做。解决病人的痛苦是首要的,其次医疗队到偏远山区来就是送技术的,他要趁这个机会手把手教会这里的医生做这类手术,以后让更多患者不出远门就能把病治好。崔旭的想法到底能否实现,医疗队为此专门开了

文学

看见道路消失 骡马的消失
那些赤裸上身的背脊
连同汗渍的盐
听命于茂盛的草丛和凤
从各个方向侵入 码头整天敞开
一支队伍蜿蜒北上
一些背影将树的视线淹没
这唯一的证人
最后的清醒 在时间消逝的途中
驻扎于陡坡的快板和手套里
穿过无数的夜 尽管有赤水河
点燃枝条分开意外的森林
一动不动的二郎古镇
被这垂直的阳光捕获
在山腰汇合 不可战胜的根系
聚拢溃败的生命
在爬满昆虫的吊脚楼
劳苦大众的脑袋示意你
继续说下去
任何火焰都不能缩减
他悬挂的微笑
在树和门楣之间
船夫和理想
足够你继续向前冲
足够你在树的阴影里
幸福重生

军号声声

■刘智永

阳光的馨吻
温暖了冬眠的大地
军号声声
呼唤着血性的重生
熊熊烈火 把耻辱和腐朽
燃烧得干干净净
军号声声
吹亮了一个又一个
长夜后的黎明
军号声声
集合起义无反顾的勇士
用钢铁般的信仰和意志
守护着家国安宁

延续十年的深情

■弓艳

个“诸葛亮会”。会上,葛承法提出要发挥六人团队的专业优势,不能搞单打独斗,让队员们根据自己多年的积累出主意、想办法。放射科专家杨艳提出手术前影像测量要精准;泌尿外科专家齐宝玉认为专科手术护士必须提前培训,要有预案或者进行一次手术预演;重症医学科韩建伟和康复医学科于力楠医生也都贡献出了自己的好点子。两个小时的会议务实高效,也让崔旭的心里变得踏实多了。他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啃下这块硬骨头,首战必须要胜。

4月18日那天,崔旭记得很清楚,那是医疗队到察布查尔县后的第一个周末。经过严密的术前讨论和充分准备,萨吾列提汗被推进了手术室。这台手术如果在条件好的三甲医院只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而这次崔旭用了整整5个小时才做完。所幸的是,他带来的各种手术器械全都派上了大用场。当萨吾列提汗阿姨醒来时,陪在她身边的崔旭向她竖起了大拇指。

丛台之上

■杨献平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四马腾飞,英姿勃发,那种冲撞之力与雄武之姿,充满了剑拔弩张和孤傲不群。在邯郸火车站广场上,我第一次看到这尊“胡服骑射”雕塑,便被吸引了,感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我身不由己地走到雕塑近前,在阴影下站了一会儿。我感到了一种说不清但很强劲的源自时空深处的力量,以至于多年之后,我参军来到巴丹吉林沙漠,在钢铁与军号的氛围中,一次次想起少年时代第一次去邯郸,在火车站被“胡服骑射”雕塑征服的情景,心中不由得升腾起军人的血性乃至从小渴望英雄的梦想。

我的故乡,距离邯郸只不过一百公里。这地理上的近,实际上包含了地缘和历史文化乃至气候等因素。历史上的赵国、魏国,甚至整个燕赵,从根脉上说,都是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近的结果就是这里的动植物、食物以及人们的风俗习惯等,都趋向一致,甚至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自从春秋战国及至两汉之后,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邯郸、邢台一带多次受到了战火的摧残,以至于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后来的数次移民活动,不仅整体上改变了邯郸及邢台地区的人口结构,也从根本上使得这一带的风俗,尤其是地域文化精神发生了变迁。作为一个后来者,这个地域历史上最令我怀想的,还是赵武灵王的年代。他勇于变革,北征西讨,使得一个原本庸常的诸侯国,快速焕发出巨大生机和强大力量。他赋予邯郸这片土地和文化以雄浑与锐利。

参军第三年,我第一次回乡探亲,买的票是在邢台下车,然后再乘坐班车回自己在太行山的故乡。车到安阳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早些年间,在邯郸火车站广场看到的“胡服骑射”雕塑。我觉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有赵武灵王、廉颇、李牧、蔺相如等君子贤人,实在是一种无形而又强大的荣光,遂决定,要去赵武灵王的丛台看看。起初,我也觉得丛

首例复杂腰椎手术的完成,极大地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尤其是登门拜访了老兵程富祥,详细了解“小白杨”的故事后,医疗队员们的情感和这片土地连接得更加紧密了,努力做好医疗扶贫的愿望也更加强烈。接着,齐宝玉完成了首例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开取石术、结核肾脏切除术;杨艳开展了全脊柱和四肢小关节核磁共振等新技术检查;韩建伟建立了重症监护室收治标准、转入转出流程规范、导管相关感染预防管理规范;于力楠制定了康复科常见疾病的诊疗规范及康复方法……短时间内,察布查尔县的门诊量和新业务、新技术激增,尤其是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和锡伯族等少数民族患者占了较大比重,这让医疗队员们感到非常振奋。刚来察布查尔县时,队员们就听这里的同行讲,当地老百姓更愿意找本民族医生看病,可当他们看到像萨吾列提汗那么重的病都能站起来、走出去、开心地笑起来时,他们通过专家们身边的翻译表示,自己愿意敞开心扉,诉说病痛,把信任和依赖全部交给解放军医疗队。

54岁的萨伊甫加玛力也经历了这样的心路历程。这位在当地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腰痛已经四年多了,但县医院做不了她这样的手术,到州医院她又承担不起手术费用,加上“动刀子没有保守治疗好”的陈旧观念也让她症状持续加重。听到萨吾列提汗提汗被治好的消息后,萨伊甫加玛力想了好几天,决定去找解放军的专家试一试。

5月18日,萨伊甫加玛力在崔旭主刀下进行了椎板切除减压术和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手术。仅仅过去了一天,萨伊甫加玛力就能下地走路了。她怎么也想不到,困扰多年的痛苦竟然就这么轻松地解决了,而且手术需要自己承担的三千元费用也是医疗队员们自愿捐款送来的,不需要她花一分钱,这让萨伊甫加玛力非常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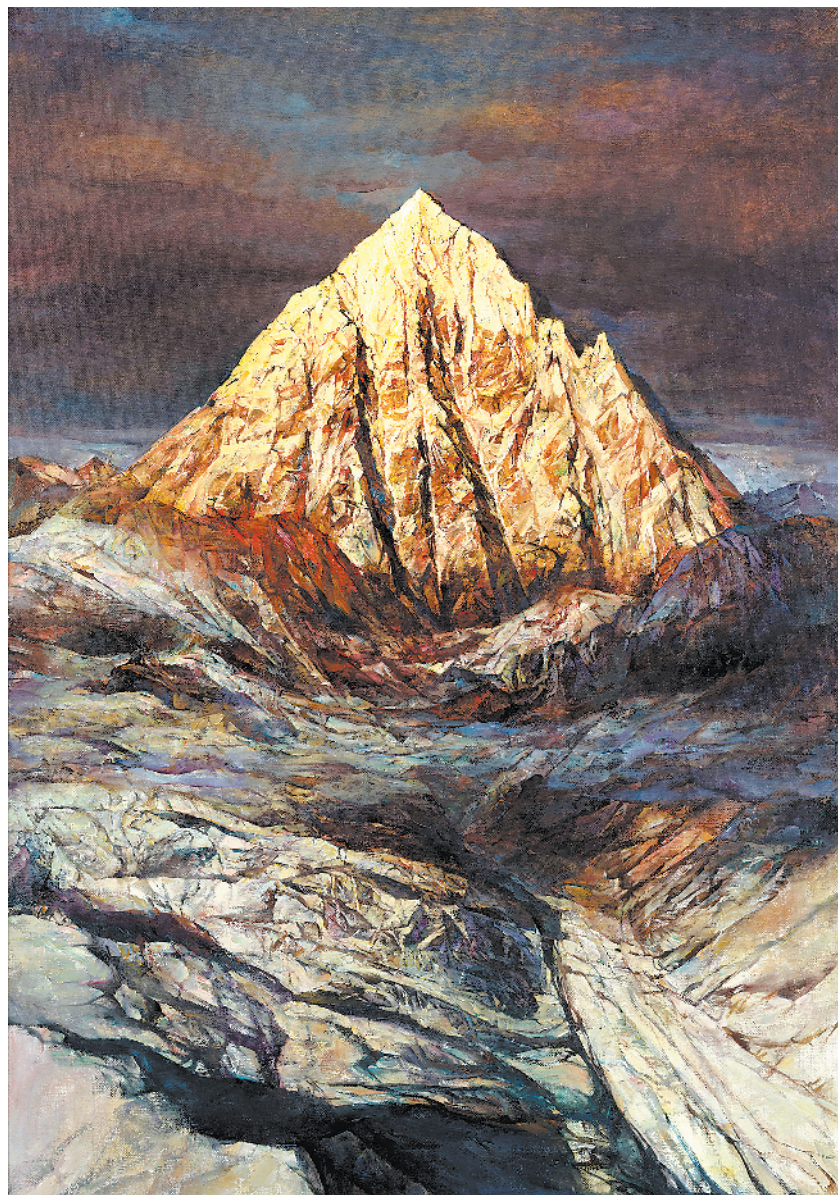
很快,半年时间就过去了,崔旭做了50多台手术,还收了柴盛德做徒弟,时时处处悉心指导。离开前,医疗队还接到了萨吾列提汗发出的邀请,她热诚地邀请队员们到自己家里来做客。萨吾列提汗已经很久没有下厨了,她想要亲自动手做维吾尔族的传统美食拉条子,来好好谢谢这些让她重获新生的军医们。医疗队员们清晰地意识到,半年下来,已经对这里的老百姓和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当葛承法收到萨伊甫加玛力给医疗队送来的锦旗,看到上面的大字“精湛医术保健康 高尚医德为患者”时,他的眼睛不禁有些湿润了。

这个名字有些怪异。了解后才知道,丛台乃是赵武灵王时期修筑的,用来操练兵马并观赏歌舞,甚至召开某种群众性大会。因为这里的建筑众多,“连聚非一,故名丛台”。

正值冬天,我打车来到丛台,迫不及待进去。眼前的景象颇有些寥落,我不由得想起李白的一句诗:“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虽然,丛台还没有完全成为荒野的一部分,大致是历代有所修缮的原因。飞檐铜铃,旧墙枯树,四周一片萧索和空荡,房顶和地面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白雪。沿着台阶向上,我的脑子里闪现的是身穿铠甲的赵武灵王。他开创胡服骑射,并吞北方,驱逐夷狄时,不过三十多岁。他当年在登上这丛台之时,步履当是轻快的,也是坚定的,也有那么一点骄矜。我心里想,赵雍一定豹头环眼,身长九尺,有着矫健的身躯、蓬勃的活力。他的胡须肯定很长,还很黑,身穿盔甲,头上的鬓髻肯定也是红色的,大髻必定是大红色的。他的身前身后,肯定簇拥着其他的随从或者将军。彼时的赵雍,就像一枚充满征战的欲望、怀揣必胜信心的羽箭,势不可挡,摧枯拉朽。

赵武灵王时期的邯郸,俨然国际化的大都市,各诸侯国的质子、商旅和奇才剑客,遍布邯郸各个角落。其中,汇集于此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抵也是因为赵国大度的开放政策和经济形态,以及聚贤容才的政治环境。只可惜,赵武灵王的一雄武与开放,只持续了几十年,犹如昙花一现。赵雍死后,强盛一时且充满着活力的赵国便被秦国吞并。只留下这丛台上的铿锵余音,以及胡服骑射的霸气与悲怆。当然,还有美丽的罗敷。很多的人、事、物都随着时间而消失,成为了光阴的尘土。

此后的很多年里,每一次去到邯郸,我都觉得有一种置身于繁华都市的深邃感与真实感。再过去多年,我身处西北,却借助互联网的便利下载了邯郸火车站广场上“胡服骑射”雕塑的照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我的电脑桌面。在我眼里,这雕塑近乎一种精神的图腾,一种基于遥远而又亲近的英雄文化的浇灌。



巍峨(油画)

马光剑作

长征

第5047期

